

WU WANG GUO CHI

勿忘国耻

都本伟 申笑梅 主编

辽宁人民出版社

前 言

我们美丽富饶的伟大祖国，幅员辽阔，历史悠久，勤劳勇敢的人民早就运用物华天宝的优越条件，创造了领先于世的古代文明。

然而，近百余年，世界风云速变，东瀛西洋，虎跃鹰扬，竞力猛进。而我们作为最早著称寰宇之一的文明古国，却因封建痼疾久缠不去，在百舸争先的滚滚潮流中落伍了，像一个毒瘤坠体的重患，举步维艰。于是西方殖民主义触角入伸，四面强梁乘虚寇境，以坚船利炮冲开妄自尊大的“天朝”大门，从此，我大好河山惨遭鲸吞蚕食之难，蒙受“瓜分豆剖”之险。泱泱华夏，祸接殃连，国耻不断，百姓倒悬于水深火热之中，血泪浸满了中国近百年史页。

但是，东方睡狮不会久睡不醒，黄河长江哺育出的善良儿女，绝不甘于忍受人欺人辱、人践人踏。落后挨打百年，百年也没屈服跪爬，一直在盗烟寇火中，浴血苦战。20世纪，历经资产阶级革命、无产阶级革命，终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，推翻了帝国主义、封建主义、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重压，古老的中国迎春新生了，中华民族扬眉吐气了，千万里锦绣山川无处不开颜！

而今，回首往昔，纵观四海，前瞻未来，炎黄同胞不能不互勉共誓：我们要长期不懈，振敝起衰，大兴中华，除病防劫，勿忘国耻，勿忘国耻，勿忘国耻！东方雄狮也要断喝

天下邪恶：别再肆虐逞凶，造孽自毙！

如果读者阅及此书，心头有触，感到国耻民恨不可忘记，中华民族要自奋自励，我们的写作初衷便获慰藉。谢谢您，同胞，同志！

本书由都本伟、申笑梅主编，张立真(第一章)、金华(第二章)、张春艳(第三、四、六章)、张志坤、关亚新(第五章)、侯利民(第七章)、葛仁钧(第八、十一章)、庄严(第九章)、王雅文(第十章)共同写就。

不当之处，敬请方家指正。

目 录

前 言	(1)
-----------	-----

第一章 “天朝”在万邦竞进中落伍

——大清帝国的颓势	(1)
一 “四夷宾服”成梦幻	(2)
二 思想禁锢，万马齐喑	(7)
三 歌舞无休，日耗万两	(14)
四 与民为敌的政治	(19)
五 盲目抵拒“奇技淫巧”	(25)

第二章 大烟大炮逼神州步步沉沦

——两次鸦片战争的结局	(31)
一 罂粟毒浸文明古国	(31)
二 利炮轰开“天朝”大门	(36)
三 鸦片烽烟再罩我境	(42)
四 英盗法寇火烧圆明园	(47)
五 中外反动派合“剿”太平军	(52)

第三章 恶魔口口啃噬“秋海棠”

——沙俄对中国领土的掠夺	(58)
一 武力威胁加外交讹诈	(58)

二	鲸吞黑龙江以北沃土	(62)
三	吞食乌苏里江以东圣疆	(65)
四	称主巴尔喀什湖南北	(67)
五	强占帕米尔区域	(70)
六	逞凶于白山黑水	(72)
七	策动外蒙离华“独立”	(79)
八	霸住唐努乌梁海宝地	(83)

第四章 列强寇疆危机四起

——侵略者接踵行劫

一	大西南法国纵寇火	(87)
二	英国磨刀霍霍向西藏	(91)
三	甲午风云起东洋	(95)
四	八国狂劫，施辛丑大辱	(100)

第五章 主权连丧，惨遭“瓜分”狂潮

——中国已坠半亡之渊

一	割地赔款求饶	(107)
二	海关竟听外人说算	(114)
三	租界如“国中之国”	(120)
四	“瓜分豆剖”划定势力范围	(131)

第六章 清廷死阻求新之路

——穷凶极恶的封建专制

一	新兴阶级在重压下艰难生存	(137)
二	顽固派“宁可亡国，不可变法”	(141)
三	革命党被追踪捕杀	(145)
四	黄花岗烈士饮恨	(151)

第七章 军阀肆虐，国无宁日

- 辛亥革命后的刀枪政治 (153)
- 一 袁世凯窃夺辛亥成果 (153)
- 二 镇压“二次革命” (160)
- 三 伪共和盗名欺世 (164)
- 四 “二十一条”换来“洪宪”帝制 (167)
- 五 短命可耻的张勋复辟 (171)
- 六 割据混战黎庶遭殃 (174)
- 七 “二七”、“五卅”精英喋血 (178)
- 八 由“五卅惨案”到“北京惨案” (180)

第八章 新军阀挥刀向人民

- 蒋汪背叛新三民主义 (184)
- 一 国民革命的暗礁 (184)
- 二 四月的腥风血雨 (188)
- 三 汪精卫“宁可枉杀一千” (193)
- 四 白色寒流凝大地 (197)
- 五 重兵围扑燎原烈火 (200)

第九章 殖民铁蹄踏碎中华河山

- 日本强盗占我东北 (205)
- 一 举世公愤的“九一八” (205)
- 二 扶傀儡立伪满“儿邦” (211)
- 三 “万人坑”白骨累累 (218)
- 四 血洗平顶山村 (220)
- 五 野蛮的殖民统治 (224)
- 六 “七三一”魔影憧憧 (231)

第十章 军国主义罪恶罄竹难书

——日寇全面侵华的暴行 (239)

一 “七七”以后的沦陷区 (239)

二 南京大屠杀惨绝人寰 (248)

三 施“三光”疯狂扫荡 (256)

四 狂轰滥炸毁无数城乡 (264)

第十一章 法西斯独裁天怒人怨

——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 (271)

一 “训政”实为专制 (271)

二 特务横行阴霾漫天 (273)

三 保甲连坐桎梏自由 (277)

四 言行相悖扼杀民主 (279)

五 官僚资本恶性膨胀 (288)

六 文化、思想套枷锁 (293)

七 美蒋勾结狼狈为奸 (296)

结 语 (306)

附录 主要参考文献 (307)

第一章

“天朝”在万邦竞进中落伍

——大清帝国的颓势

1644年旧历十月初一，初冬的北京。红墙碧瓦、宫阙栉次鳞比的紫禁城，格外恢宏壮丽。坐落在太和门内的太和殿，雕梁画栋，金光灿灿。宫内轻烟袅袅，香气袭人。殿内外，御前大臣、太和殿侍卫依次侍立；殿阶下满蒙王公、文臣武将，分班排列，红顶、蓝顶花翎飘动，耐心地等待着那个非同寻常时刻的到来。

辰时到，只见爱新觉罗·福临身穿淡黄色龙袍，外罩绣有日月星辰的团龙补褂，项挂朝珠，在内务府大臣和御前侍卫的护拥下，升上大殿宝座。与此同时，东西两廊穿着花衣的鼓乐手们，齐声奏响“丹陛大乐”（丹陛就是宫殿台阶，因涂红色，称丹陛），金声玉振，和悦动听。百官群臣向福临行三跪九叩大礼，动作熟练齐整。这就是清兵入主中原的第一代“天朝”君主——清顺治皇帝的定鼎登基大典。

历史往往有惊人的巧合。就在顺治帝驾登宝座，君临全国的时候，地球的另一面，地处大西洋东岸的岛国，英吉利大不列颠国，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变。

1644年的资产阶级革命，推翻了斯图亚特封建王朝的统治，新兴的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，迅速确立起资本主义制度。18世纪中后期，先进的工业革命，引发了一系列生产技术变革，机器生产代替了手工劳动，给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带来空前的繁荣。蒸汽机轰鸣的机械化大工厂，高速迅捷的铁路火车，远航万里的轮船巨舰……发达的国度雄踞全球。

1644年的中国与英国，都发生了社会大震荡，二者相比，虽然时间相同，但变革的性质，所走的道路，发展的前景，却是截然不同的。英国跨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，而清朝不过是封建王朝的更替；西方英、美、法等国家创造丰富的物质文明，走上了恃强殖民海外的道路，中国依然笼罩在古老的苍茫暮色之中，在封建的道路上蹒跚地行进。



“四夷宾服”成梦幻

古时候，皇帝又称“天子”，是“君权神授”的寓示。他是代表高天神人的意志，统治人民的。《诗经》上说：“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，率土之滨，莫非王臣。”意思是在王者看来，他拥有一切，遍天下的土地都要由他来管辖和治理，连海外的人们也都是自己的好臣民，人人须俯首听命。因此，华夏是全天下的中心，华夏以外的地方，一律为“夷狄”之邦，属国之区。

华夏中心说还认为，中国是礼仪文明之国，有“诗”、“书”圣典，而“夷狄”非但没有礼数，而且天生“犬羊之

性”，喜则像人，怒则似兽，只有奉表“天子”，贡纳“天朝”，才能得到神的庇佑，皇帝的眷顾，“授之以礼，教之以书，”驯服其性。此后，学者们又将这种“华夷之辨”说上升为理论，形成天子以“德”悦服“四夷”的传统观点，即“宣德化而柔远人”。如果帝王能够“怀德”治理天下，夷邦焉敢不归附天朝，藩王臣子必定会心悦诚服地匍匐在天子脚下，“天朝”威名远扬矣！

明清以来，历代君主在“华夷之辨”观念支配下，更把“万国来朝”、“四夷宾服”当成“德被寰区，恩周海外”的标志。清帝国尤其重视与周边藩属国家的关系，在明朝宗藩体制基础上，努力维系宗藩纽带，密切双方往来。虽然属国国主可以独立地执掌国家权力，随意支配和统治本国人民，但必须忠实于清王朝，服服帖帖地称臣纳贡。

称臣，就是在新王登基时，属国要主动派人报告清廷，由清廷委派官员前来颁赐爵封、王号，或者属国遣使臣前赴京师领受封王表册，否则，王位不合法，也得不到天朝的承认。清王朝一般不干涉属国内政，当藩属小邦发生内乱，屡次请求朝廷出兵救援时，也承担保护义务，维系亲密的宗藩关系。1786年（乾隆五十一年），安南（后改名为越南）南部阮氏兄弟起兵对抗黎氏王朝统治，进而占领河内市（时名升龙城），控制了安南王。清廷接到黎朝国王求救奏报后，于1788年出师安南，施行“灭阮扶黎”的政策，最后，虽被阮氏起义军队战败，却显示了“天朝上国”保护藩邦的权威和信誉。

纳贡，就是遵照清朝规定，定期派遣使者，驮载名贵土产驰驱帝都贡献。此外，清廷允许带一个贸易团队随行，到京师和指定地点做买卖生意，换回本国必需的农副手工业产品与土特物产。实际上，清朝进行这种贡纳活动，由于坚持厚

往薄来的原则，藩属国家并不吃亏，不仅能得到比本国贡品更丰富的回赠礼物及银钱，而且在贸易方面，总会享受到很大的优惠待遇，往往获得高额利润。天朝在经济财政方面付出得多，甚或是累赘，所以常常有属国频频要求缩短进贡年限。

藩属国中朝贡最频繁的是小国琉球。琉球位于中国东南沿海东部，与山东、江苏、浙江省隔海相望，一衣带水。自称藩以后，最为驯顺。明时几乎年年向朝廷进贡，多时达一岁四贡，以后曾两年一贡。清朝时，一般每三年两次来朝进献方物。琉球极愿密切与中国的关系，积极加强宗藩政治联系，增加贸易往来，充实本国经济实力，以便抗御日本欲吞并自己的压力。其次是暹罗（今泰国）三年一次；朝鲜、安南隔四年贡奉一次；廓尔喀（即尼泊尔）、苏禄（菲律宾）五年一次。再则是缅甸、老挝等国，每十年到京朝贡一次。朝鲜李氏王朝一直到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时，才被迫中止朝贡。

来华朝贡仪式十分威严。属国每届进贡朝觐时，必须先到指定地点，向天朝地方官禀报检验文表、货物，符合固定手续，乃准予住旅馆经驿站。入京后，清礼部官员将文表副本奏知皇帝，择日朝见。同时，由礼仪司出人指导藩使学习礼仪程序。觐见之日，场面宏大，非常隆重。事先在大殿门外殿阶上设一个表案（即放置文表的桌几），中道左右各置贡物台案，文武百官侍立，藩使穿戴朝服，手捧表文和贡物单行，至丹墀跪下，礼部官员接受表、单，转身放在桌几之上，大典执事官各将随后奉献的贡物置于左右台案上。接着，礼仪官奏请进殿谒见皇帝。乐声起，百官文武分班叩头，在两厢站好，使节再进殿阶向皇帝行叩拜大礼，礼官高诵表文完毕，敬上表文入殿内，乐声再起，至此，全部礼仪

结束，天子一展威仪，使节受宠若惊。

清初，属国情愿臣服，由于地域狭小，国力孱弱，期望得到具有实力邻邦大国的庇护，巩固一姓王朝的统治；清王朝看重的是宗主国地位，显示“天朝”声威，展现大国的气派。双方利益的互为满足，使宗藩关系长期维系下来。因此，这种华夷观念和宗藩制度，具有浓厚的封建意识，是封建政治体制的产物。

“四夷宾服”，又是清朝统治者思想蒙昧、眼界狭小的表现。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勃兴，巨轮大舰乘千里风，破万重浪，接踵东来，打破了清帝国独领“四夷”的一统天下。印度、菲律宾群岛及缅甸、安南等属地相继被荷兰、英、法等强国吞并或部分占领，还有后起的日本。探隙而进的资本主义触角，步步威胁着清王朝“天下共主”的地位，宗藩关系逐渐松弛。可是，大清皇帝仍闭目不看外面世界，继续妄自尊大地做着“天朝”美梦，还以为欧美国家要求通商，来华贸易，也是外夷“蛮貊”向他朝贡呢！

1793年6月，一支威猛强劲英国船队在中国东南波涛汹涌的洋面上，从澳门海域向北方疾驶进发，走在最前面的大船，是一艘装备64门大炮的“狮子”号军舰，紧随其后的“印度斯坦”号和“豺狼”号，分别载运着各种各样精致的礼品和船队供应物件，高高的桅杆上，悬挂着一面红蓝相间的“米”字旗，迎风飘荡。7月25日，船队一行稳稳地驶入天津门户——大沽口港。8月5日，一个身着异国服饰的绅士，由卫士、秘书等陪同，缓缓地走下座舰“狮子”号舷梯，在清朝官员热情迎接下，改乘小船，进入白河，第二天直隶总督与他会见。这就是英国政府向中国派出并顺利到达的第一个使团，共计700余人，为首的就是曾任过英国驻外公使、总督的马戛尔尼子爵，他怀揣英王乔治三世给乾

隆皇帝的信件，肩负重大而特殊的使命。

乾隆皇帝此时正在热河承德避暑山庄，闻悉英国使臣来华祝贺他 83 岁华诞，甚为喜悦。他指派专人负责接待来使，三番五次传谕：现在天气炎热，“贡使”等起岸后，自天津至热河，尽可缓程行走，“以示体恤”。专门接待使团的长芦盐运使澂瑞不敢怠慢，殷勤礼遇使团各位成员，小心谨慎地迎送使团一行。8 月的北方，气候干燥高温、尘头起处，人们清晰望见护送英使车队的旗上，大书一个“贡”字，不禁窃窃私议，对长着黄头发、蓝眼睛、大鼻子的贡使，甚为惊奇。

马戛尔尼一到天津，澂瑞按照传统习惯，首先令他们学习叩拜皇帝礼节，马戛尔尼当即拒绝。他蔑视地说，英国并非中国藩属，决不能强之以磕头之礼。经过好些日子的往复争辩，英使才表示，可以觐见英王之礼拜见大皇帝。乾隆曾坚持说，各处藩封人等到天朝面见朕，一律行三跪九叩首大礼，即使国王亲自来朝，“亦同此礼”。约一个月后，在北京，由军机大臣当面告知马戛尔尼，皇上加恩同意大使谒见时行单腿下跪和鞠躬之礼，免去吻手礼，表示对西洋贡使的宽容。

9 月 14 日，乾隆帝在避暑山庄万树园，亲切接见了马戛尔尼、斯当东等四人，英使正式呈上乔治三世给清帝的书信，乾隆高兴地接受信件，又命人叫英使团秘书斯当东的儿子，进至御座跟前，试着说说中国话。谒见后，赏赐给大使许多礼品。翌日，马戛尔尼等人在大学士和珅陪同下，游览了丛林茂密的万树园。游园时，又遇见乾隆帝，他再次与大使谈话。9 月 17 日，英使还参加了清朝官员的贺寿活动。

英使来华，携带的钟表、毛毯、乐器、天文地理器具、玻璃制品等贵重礼物，赠送清朝，目的是换得通商和外交利

益，结果被乾隆帝一概拒绝。回绝英国的无理要求，这是对的，但在答复公使驻京要求时，乾隆帝说，向来外国人留在北京，必须改穿清朝服饰，遵用帝国历法，在清朝当差任职，不准与本国来往，也不许回归本国，他错误地把两国互派使节理解为效法学习清朝礼法制度，当做贡国处理。到了嘉庆朝，1816年，英国政府再派阿美士德使节到中国办理外交，联络通商割地事宜，中英之间也因没有达成礼仪上的一致，访华告吹。

清王朝夜郎自大，盲昧无知，枉自空想把宗藩制度施加到殖民主义者头上，哪料到在新的世界历史潮流中，自己是逆水行舟，不进且退，当年“四夷宾服”的尊严处境，早已成为不可再现的梦幻了！



思想禁锢，万马齐暗

“明月有情还顾我，清风无意不留人”。这是雍正年间翰林院庶吉士徐骏所作的诗句。后来被仇家诬告，说他诗中的“明月有情”，是怀念明朝，“清风无意”则是诋毁本朝，恶清念明，就是反叛朝廷，“大逆不道”。清政府定为大不敬罪，徐骏被立即斩首，烧毁了他的全部书稿。

一句吟诵风花雪月的小诗，竟招来杀身之祸，这在今天看来，似乎非常荒唐可笑，过去，在封建社会，特别是清王朝统治的年代，却是十分严酷的现实。

“大清”入关前，是少数民族满洲贵族统治的政权，僻处东北，区域有限。1644年竟攻入关内，占领中原，君临

全国，激起汉族地主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强烈愤懑，纷纷组织地方武装抗清，一直持续到南明灭亡，但反清意识在汉族知识分子中继续潜滋暗长。统治者为巩固和加强全国一统政权，一方面在军事上进行武力镇压，另一方面实施了残酷的思想文化专制政策。

在意识形态领域里，清廷吸纳和利用中原汉族的传统文化，竭力推崇程朱理学，提倡尊孔读经，消弭反满思想，稳定统治秩序。笼络有影响的读书士子和士大夫阶层，是贯彻这个政策的具体措施。清政府招集名士硕儒，广泛搜集古代典籍，编纂和注释《四书》、《五经》，乾隆朝完成的《古今图书集成》，编纂辑辑的《四库全书》，都是中国历史上所仅见的大型图书，但在搜集编辑佚散典籍时，统治者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，那就是查禁、删改、焚毁了一批“违碍”清朝统治的书籍。仅乾隆一朝，被销毁的“野史”、“纪闻”、“记事”之类的史籍表册等，将近 3000 余种，达六七万卷之多，毁掉的书几乎与《四库全书》收录的册数相等，这是一个多么令人触目惊心的数字啊！

在清朝最高统治者看来，异己学说，反满情绪和民族思想，比公开的对抗行动更加可怕，尤为危险。明亡后，清政府多方招聘故明仕宦，邀请名贤学者，授以高官厚禄，辅佐朝廷，但一些人总是不忘大明，有的隐匿山林，有的落发为僧，著书立说，宣传渗透民族意识，拒绝为清朝服务。统治者痛感潜在的反清复明力量，威胁着大清江山的永固长安，决计对汉族知识分子，包括汉族官吏在内，采取压制舆论，严密监控，严厉打击的措施，文字狱就是最狠毒的具体表现之一。

文字狱，是以文章、诗词、著作之言定罪，总而言之，凡是有文字的作品，都可以成为处治定罪的根据。这是清朝皇帝用来震慑文人，摧残知识分子的野蛮手段，兴狱次数之

频繁，持续时间之长久，处罚之酷烈，都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朝代。康熙朝的庄氏《明史》案，是清王朝早期文字狱中最大的一个案件。

庄氏《明史》案，起自康熙初年，那个时候，正由顾命大臣鳌拜、苏克萨哈等专权。受害人庄氏，浙江省湖州府南浔镇（今吴兴县）人，出身于书香世家，即富户、学者庄允城之子庄廷钺，因编纂明代历史而获罪。

庄廷钺在庄家九大才子中居于首位，才华横溢。15岁时，以秀才身份考入京师最高学府国子监，得中拔贡生，后来因病不幸双目失明，他不甘寂寞，想效法古人左丘明著《国语》，矢志著书立说，留名后世，遂出1000两纹银，买得明末大学士朱国桢撰写的《明史》稿本，招请了一批江浙名士加以补充修订，又增编了崇祯年间的史迹，命名《明史辑略》，书写上自己的名字，正准备出书，不料病死家中。

廷钺父亲为了却儿子的心愿，又邀请一位明末进士作序，请当地富豪朱佑明（廷钺岳父）出资赞助，付之刻印出版，前后花费整整5年时间，于1660年公开刊行。庄氏父子原以为写史树传，刊刻史书可以流芳百世，没想到满门抄斩，夷灭九族的大祸临头了。

《明史辑略》一书，作者不加清帝尊号，直称太祖努尔哈赤的名字，呼努尔哈赤的祖父景祖、父亲显祖为“教场”（即觉昌安）、他失（即塔克世），遂构成第一不敬的死罪；在叙述明清之战时，站在明朝立场，把清先祖和清兵，斥为“贼”、“夷”；不书写清国年号，而用南明政权的年号、王号等等。这些内容，对于清朝当权者，全视为叛言逆行。但问世之初，不过在民间流传，朝廷不知悉。

那么，《明史辑略》书是怎样被查获的呢？还须追根溯源。在南浔镇有个知县，名字叫吴之荣，犯贪污罪丢了官，

没钱缴还赃款，于是心生毒计。一天，吴之荣向庄允诚、朱佑明拆借银两，蓄意借二人私刻《明史》这件事，进行敲诈，施计不成，便怀恨在心。他抱着这部书呈给杭州满洲将军松魁，状告庄氏毁谤清朝，松魁及各衙门官吏，因得了庄家贿赂，没有追究。与此同时，庄允诚私下请人删改原书，刻出第二版，以为不会再有政治风险了。可吴之荣仍不罢休，竟带着原本入京控告，结果，震动了清廷，冤狱遂起。

1663年（康熙二年）旧历正月二十日，拂晓，晨星寥寥，湖州人大多沉睡于梦乡。突然，城门关闭，城中文武官员率领几百名旗兵并地方军卒数百人，杀气腾腾地从各个街口涌向住户，分别照书中挂名沾姓人家，按名索骥，凡祖孙父子兄弟姐妹，老叟幼童，包括奴仆家丁，一律拿获。李令哲只为这本《明史辑略》作序，全家男女老少被捕者约110多人，悍卒豪吏不仅绑缚了李氏丁口，连一大早赶来拜年的亲戚和邻居也被带走，庄、朱两家并牵连者几百人入狱，不在城内的，也都要追缉到案。

判处结果实在残酷阴狠。在杭州，宣判令一经公布，立即斩首者70人，其中凌迟处死18人，不仅庄、朱两家父辈、兄弟、子侄，16岁以上者全遭斩杀，凡是参与该书编撰的人及其16岁以上家属均在处斩之列，参加刻板、印书、购书收藏者也都掉了脑袋。无端的杀戮激起了仇恨，临行刑时，李令哲的小儿子刚刚16岁，按清朝法律不满16岁，可被免死充军，一个执法官出于同情，教他少报一岁，这个李家少儿却说：“眼看着父亲、哥哥都死了，我怎么能忍心一个人活下去！”这位无辜少年的声声血泪，是在控诉清政府的滥施淫威，那斑斑血迹，就是对封建统治者暴行的直书实证。另外，受害各家的妻妾、女儿、侄女在15岁以下的流放到边地为奴者，前前后后计有几百人。主犯庄廷铨